



从变局到升级，

Livehouse青岛寻路

“糖宝”充实青岛音乐演出业态
商业Livehouse为行业带来新思路

Livehouse的新玩法

2022年秋季档，青岛Livehouse行业迎来了重大变化，有告别者也有新加入的玩家。先是DMC在8月下旬举办了“告别双山”专场，这家首个进入双山的摇滚主题小酒馆正式结束了它五年来550余场的音乐演出；接着“硬盒”主理人傅彤宣布将于10月底结束“硬盒现场”livehouse营业活动，把精力投入艺人经纪、演出策划等领域。9月中旬，位于湖北路1907光影俱乐部的“糖宝”Livehouse拉开帷幕，虽然首场演出“坤音三子ONER”因疫情原因调整至10月份，然而这家Livehouse走高端、商业化、精品化的路线已经初露端倪，主理人宋志也是演出行业的资深人士，对Livehouse产业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据悉，其他的青岛老牌Livehouse也将在年底之前作出新的举动，或迁址或暂停或创新，以市南区“硬盒”、崂山区“DOWNTOWN”、西海岸新区“雀跃之地”为代表的三大Livehouse格局将迎来新变化。

Livehouse行业近年来在青岛的迅速发展，一部分原因在于以成都为代表的行业领先城市给出的示范，带动了全国二三线城市音乐人投入到这一新兴业态中；另一原因在于2021年Livehouse行业峰会(LPA)在即墨举行，把行业顶尖人群带到了青岛，激发了原有业态的活力。

国内Livehouse行业对商业模式的探讨还处在初级阶段，青岛这样一个巨大的音乐消费市场，到底应该如何匹配多少家Livehouse，到底如何拓宽盈利途径，如何将本地音乐人推向前台，这是需要岛城Livehouse与乐迷协力回答的问题。

配以更加豪华、专业的舞台设施，同时吸引年轻歌迷入场，因而票价也往往突破600元-800元；另一方面，商业Livehouse也突破了音乐演出的概念，可以引入脱口秀、曲艺等演出项目入驻。

新引入1907光影俱乐部的“糖宝Livehouse”看准了这个风口，主理人宋志表示，现在大型演出尚未重启，小型演出各地开花。Livehouse最大的优势在于不用担心舞美灯光，演出的设备是常设的，前期制作也都准备好了，而如果在体育场演出，最少要筹备四五个月。糖宝Livehouse在1907光影俱乐部引入了高端、有品位的演出，将打造一个常态化的Livehouse。坤音三子的演出信息一发布，“00后”歌迷瞬间买光了门票。“我们还在现场设置了粉丝区域，让外地的粉丝可以休息，也提供平价的餐饮。”如此强大的票房号召力，显然与走独立音乐路线的传统Livehouse风格迥异。

除了音乐演出之外，糖宝Livehouse还计划引入话剧演出，“我们计划把莎士比亚系列剧引进来，通过嫁接，将话剧团体推介给观众，这样我们的Livehouse就能一周七天都有演出。同时我们也跟各大经纪公司对接，把这个具有年代感的场地推荐给各个演艺团体。”

在湖北路1907光影俱乐部的老建筑里，一楼演出，二楼西餐，三楼剧本杀，如此具有设计感的复合模式，也代表了商业Livehouse的潮流思路。宋志表示，近年来天津、广州、沈阳的Livehouse行业发展比较强劲，济南的Livehouse更是突出了说唱歌手的特色。数据显示，Hip-Hop正在取代电子舞曲，即将成为夜间音乐消费的主打类型，如何打造有青岛特色的商业Livehouse，如何将本土的新类型音乐融入到夜经济消费中，“糖宝”是一次颇有魄力的尝试。

在湖北路1907光影俱乐部的老建筑里，一楼演出，二楼西餐，三楼剧本杀，如此具有设计感的复合模式，也代表了商业Livehouse的潮流思路。宋志表示，近年来天津、广州、沈阳的Livehouse行业发展比较强劲，济南的Livehouse更是突出了说唱歌手的特色。数据显示，Hip-Hop正在取代电子舞曲，即将成为夜间音乐消费的主打类型，如何打造有青岛特色的商业Livehouse，如何将本土的新类型音乐融入到夜经济消费中，“糖宝”是一次颇有魄力的尝试。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

Livehouse的城市承载

Livehouse行业方兴未艾，“硬盒”主理人傅彤却准备结束Livehouse的营业，回归音乐制作、艺人经纪和演出策划的领域。在他看来，国内Livehouse面临的问题有共性，一方面是房租、场地设备的压力，另一方面营收方式的天花板太低。“我们每场演出，都让周围的停车场爆满，酒店消费、商铺消费都上去了，但是场地Livehouse演出收益有限。我们测算过，青岛Livehouse的房租极限为30万元，超过这个标准，票房收益就无法维持运营成本了。”

受限于年轻观众的消费能力，Livehouse的酒水消费额较低；另一方面，大牌乐队、头部公司倾向于包场演出，不论每场演出票房收益多少，经纪公司给的包场费用是固定的，这就使得Livehouse陷入演出越多、盈利越少的怪圈。另外，早期演出基本上就是乐队成员带着吉他、贝斯出场，而现在的演出团队除了乐队还包括调音师、灯光、VJ、摄影摄像、助理、经纪人，人员成本居高不下，livehouse场地方甚至无法维持工作人员的基本工资。业内人士坦言，Livehouse必须做大做强才能有话语权，以包场费为例，大型Livehouse周一至周四包场费用2万元，周五3万元、周六5万元，周日4万元，这样的收入水平才能维持较为平衡的良性运营态势。

如何破解Livehouse发展的痼疾？Livehouse一方面培养本地音乐人，这样可以有效降低艺人演出成本；另一方面推进多元化合作，Livehouse既是演出场所，也是酒吧、排练室、艺人经纪场所、音乐版权交易场所甚至咖啡厅，可以容纳多种文化业态。“DOWNTOWN”的“海鲜计划”、“硬盒”的“少年心气”系列都是针对青岛乐坛新秀打造的演出系列，将众多富有潜质的乐队、音乐人推广给乐迷。“硬盒”的经纪业务也有声有色，旗下音乐人张

■Livehouse现场演出气氛热烈。



■“坤音三子”将在糖宝livehouse与青岛歌迷见面。

宁的新专辑《寻梅记》融合了昆曲与现代音乐等多种元素，备受好评。“雀跃之地”的主理人孙浩担纲了多个音乐节的技术支持，从雀跃之地走出的“雅过敏”乐队、“马路的明”乐队也在音乐节舞台上崭露头角。

从目前态势来看，“DOWNTOWN”正不断承接有影响力的Livehouse巡演项目；“硬盒”与逃跑计划、万青、橘子岛有着深厚的渊源，擅长对本土音乐人进行发掘、打造；西海岸“雀跃之地”与济南老牌Livehouse“雀跃之地”有着合作关系，同时西海岸数以十万计的高校学子为其提供了丰富的乐迷资源，也让各界对其未来的演出市场充满期待。

2016年，成都市发布了《关于支持音乐产业发展意见》，由此成为国内音乐节演出、Livehouse演出最为活跃的城市之一，“成都音乐文化产业基金”也是全国首个专门支持音乐产业的基金。随着原创音乐的发展，如何打造一个类似成都玉林路的音乐文化区成为音乐人共同关注的话题。在宋志看来，Livehouse需要更大的空间，“我们需要一个1200-1500人的场地，未来计划一周四场商演，其他时间做公益演出，为高雅艺术、艺人提供舞台。”据悉，岛城音乐人和国内音乐文化资本也在持续关注奥帆中心、国信体育场、市北区大鲍岛等区域，为未来的音乐文化业态寻找新的发展空间。

离开青岛40年，作家老藤的文学家园中始终为故乡即墨珍存一方时空—— 在城市历史时空壮阔吟游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

秀儿女送到了大西北、大西南，使沈阳工业的种子，在西北的茫茫戈壁、西南的崇山峻岭中生根发芽，遍地开花。他在《铜行里》里真实再现了这段历史。

不过，老藤内心深处，还隐藏着对另一座城市、一片地域的偏爱，不容替代，那就是青岛即墨。离开故乡40年，他依然心念念。他说山东人普遍重乡情，老家情结是融化在血液中的基因。每年清明，回乡扫墓祭祖都是老藤必做的事，这两年受疫情影响，无法按时回来，让他常感不安。

历史与民俗是城市的入口

“千年即墨，百年青岛”，出生于历史文化厚重的古老青岛“腹地”，或许也是老藤喜欢以历史与民俗的视角书写城市的缘起，它们成为作家进入城市时空的入口。

这种书写对老藤也是一种挑战，因为史料的剪裁和运用，容不得信马由缰、胡乱穿越，必须把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有机结合，这也让老藤养成了一种习惯，每到一座城市，必先研读那里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他喜欢收藏地方志，尤其是明清时期的方志。“最真实的历史镜头，往往隐藏在方志里，我从中汲取了许多文学养分，找到了许多灵感。”与当地老者的交流也是必需，“我觉得每个老人都是一本有自身特点的人生巨著，这方面不能以事业成败论英雄，而应以人生命运的曲折跌宕分雅俗。你会发现他们阅历丰富，话语简洁，某些感悟并不比哲学家差。”

说到《铜行里》，就要提到老藤对青铜器的喜爱，他认为其中含有中华文明最初的密码。三星

堆考古有了新发现之后，这一认识得以强化：“青铜才是中华工匠精神之滥觞。”《铜行里》的创作此时应运而生。

老藤工作的辽宁省作协机关离沈阳故宫不远。一日午后散步，行至沈阳中街，抬头见一块仿古牌坊，上书“铜行胡同”，可除却牌坊，再找不到其他铜行胡同的遗迹。问过许多人，都对此一无所知。这让老藤觉得有些可惜，“这么一条有数百年的胡同怎么就被人遗忘了呢？应该把它从尘封中打捞出来，让更多的人记住它。”幸运的是，铜行胡同最大的响器店的传人还在，他便成为小说的主人公——著名铜雕工艺大师石洪祥的原型，其中诸多铜匠生活的素材也来自这位现实中的传承人。

跨越三省四市的阅历是用之不竭的财富

1971年，老藤跟随父母从即墨迁居黑龙江五大连池。在一个8岁孩子的记忆中，那是一个此生难忘的冬天。当年在四方区姨妈家吃过午饭，一家人乘火车去沈阳，然后换火车去北安。

从青岛出发时还是阳光灿烂，到了东北一下子就进入了冰雪世界，那种感受难以言表。“我当时上小学一年级，旅途中一直背着一把民国时期的茶壶，茶壶在拥挤的火车上碰掉了一侧铜柄提梁，我心疼得不得了。这把残损的茶壶我一直放在书柜的顶端，每次拭擦它都会百感交集，耳边就会想起绿皮火车在冬夜里咣当咣当的响声。壶上画的寿星及和合二仙，曾让我产生过无

限遐想……”

在黑龙江22年的生活，后来都全景式呈现于小说《北地》中。1993年春天，老藤调至大连工作，从那里再到沈阳，总体上经历了鲁、黑、辽三省和青岛、黑河、大连、沈阳四座城市的辗转，其中还在辽西和宁波挂职工作了一段时间。老藤说，阅历就是财富，三省四市的生活阅历也为他的文学创作积累了用之不竭的丰富素材。

40年过去了，当年青岛的乡音，至今依然亲切入耳，红瓦绿树依旧诗意盎然，海鲜美食也依旧暖心解馋。几乎年年返青的老藤乐于看到家乡发生的巨变：“尤其这十年，青岛的经济社会发展稳步推进，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每每与朋友谈起青岛，心里都会涌出一种自豪感。”老藤说他一直想写一部关于家乡的作品，“我童年生活的田横镇本身就有故事，义薄云天的田横五百士应该在当代文学中得以复活。”但可能是因为近乡情更怯，这部作品迟迟没有动笔，“主要是担心准备不足浪费了这一宝贵题材。我想，既然为家乡书写已经列入了创作计划，就力争为家乡的读者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吧。”

在文学的视野呈现历史的真实

在老藤的创作中，个人与时代、历史与现实的交叠，大时代中几代人的命运交织、变迁，似乎是永恒的主题，对于宏阔而复杂的文本，他乐此不疲。他告诉记者，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风格和审美取向，他的写作追求更倾向于史诗书写，并一直处于尝试和探索中。

“现实，往往是历史的重演，写历史其实就是在写现实。忠实地记录历史是作家的良心和责任的体现，若干年后，如同今天的学者研究明清民俗社会要研读《红楼梦》和《金瓶梅》一样，聪明的读者会从当下作家作品中一睹历史的原貌。”

在老藤看来，正史大都简约，要么高度概括，要么囿于模板，不会有任何细节记录。但在文学作品中，社会生活的真实就能得到比较完整的描绘。因此，他更注重在作品中描摹时代风貌和风云际会，描摹社会的细部纹理。《北地》中，老藤描摹北大荒开发以来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希望以文学的视野给予读者了解、认知北大荒半个世纪变迁的可能性。

说到文学在当下的价值，老藤表示，只要作者有抒发的欲望、有记录的责任、有笑骂的自由，文学就不会贬值，“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样艺术能全方位地替代文学。纯文学暂时有些式微是不争的现实，除了阅读方式日渐多样化分流了读者外，与作家对读者的疏离也有一定关系。小说不是一个人的狂欢。”

他认为，好的作品应该给读者带来收获：第一，有所发现。发现读者没有发现的东西，也就是作家替读者去发现、去选粹，让读者读后能获取知识，丰富生活；第二，能够在情感和审美上感染读者，获得共鸣；第三，呼应读者的关切。老藤主张“文学应当成为社会风尚的风向标：‘五四运动’最初就发轫于文学的革命，《班主任》发表在1977年1月，文学为改革开放发出了先声。我想，在呼应读者方面，作家有这种敏感，有这种思索，当然也有这种使命。”

